

第四十三章 老家夥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你媽貴姓？我媽姓葉。

在來東夷城之前。範閑早就料到，在這座城池裏，肯定會遇見和當年老葉家有關地人或事或過往。因為他知道的很清楚，母親葉輕眉在來到這個世間後。第一個落腳點便是東夷城。

十六歲那年地夜裏，五竹叔曾經第一次對他講述了有關於葉輕眉的一切。這個失憶症患者所記得的一切，葉家地產業發端便是在東夷城，在天下攫取的第一筆財富也是在東夷城，隻是後來不知道基於什麼考慮，葉輕眉最終選擇了當時並不如何強大的南慶。或者說是選擇了如今異常強大的皇帝陛下。

葉輕眉離開了東夷城。不知道後來還回去過沒有。但是範閑清楚。這座大城對於她一定很重要。隻不過他沒有想到，四顧劍居然會在此時忽然提及往事，並且用了這樣一個別扭而粗劣的借口。

“免了免了。”範閑看了四顧劍一眼。苦笑說道：“您想說什麼，我很清楚，隻不過她是她。我是我。”

“能割裂開嗎？難道你母親就願意看著她曾經為之奮鬥過的東夷城，變成與南慶任何一郡沒有兩樣地東西？”四顧劍恥笑道：“做人不能忘本。你是她地兒子，你也就是個東夷人。”

範閑一挑眉頭。幹脆在輪椅邊的空地上坐了下來。兩條腿懸在劍塚中，空蕩蕩一甩一甩著，冷笑說道：“大東山上地事情，我雖然沒有親眼見到。但總還是知道一些細節，您曾經對五竹叔說地話。我也聽說了。”

“想讓我當東夷城城主？”範閑扭過頭來看了四顧劍一眼。微諷說道：“就憑我半個東夷人的身份？難道您在劍廬裏躲了這麼久。就想出了這樣一個應對？不要忘記。我終究是個南慶人，我和陛下間的關係已經注定了模樣。不要指望用一個城主地身份。就能挑動陛下地疑心，逼得我和他決裂。”

他一揮手臂，平靜說道：“沒有這個可能。”

“當然。東夷城的城主我也是不會當的。”

四顧劍冷漠說道：“你這麼怕死，當然怕你那皇帝老子殺死你。我從來沒有指望過你敢接手東夷城，我隻不過提醒你一句話，你不需要先天就為南慶人的利益考慮。我隻是安你地心。就算你多替東夷城想一想，也不是什麼大逆不道的事情。”

“我替東夷城百姓考慮地足夠多了。”範閑寸步不讓。“先前說過地那幾個詞。難道您以為。除了我之外。誰會放棄如此多的利益？誰會冒著陛下盛怒地危險，去說服他接受這些條件？”

“僅僅這樣就夠了？”四顧劍閉上了眼睛，緩緩說道：“或者說。你從來都沒有想過，你母親當年究竟是怎樣死地？”

劍廬深處，大坑裏無數把劍在一瞬間同時激蕩起來，發出嗚嗚的悲鳴之聲，不停顫抖，似乎下一刻便要齊齊斷了，範閑懸於劍塚之中地雙腿。也在這一剎那停止了擺動，他地眉心漸現凝重之色。眸子裏泛著股說不清楚味道的情緒。

四周沒有任何人，以四顧劍地境界，自然也不擔心有人會偷聽。可是範閑依然覺得自己的心開始緊縮起來，一抽一抽的，有些難以抗拒地疼痛。

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臉上有些不正常地白色，輕聲說道：“或者說，您有什麼可以說服人的意見？”

“沒有。”四顧劍冷漠開口說道：“我隻是用猜的。像你媽那種人，怎麼可能就這麼莫名其妙的死了。慶國皇後那種豬頭，或者是太後那個老婊子就能害死你媽。你媽就不是你媽了。”

“就這樣？”

“苦荷也是用猜地，陳萍萍也是用猜的。我憑什麼不能猜一下？”

範閑地嘴唇微微抖動。輕聲說道：“猜測這種東西...還是不要拿出來說地好，會死人地。”

“是嗎？”四顧劍忽然哈哈大笑了起來。笑聲裏夾著無窮無盡地惡毒與嘲諷。“怕死怕成你這個樣子地人，還真是不多見。”

範閑知道對方鄙夷的是什麼，麵色不變說道：“能夠輕輕鬆鬆殺死自己全家。這種人，本來就不多見。”

四顧劍的臉色變了，瞳子裏生出一股橫戾之色，似乎隨時可能出手將範閑殺死。一股撕裂人心地劍意。又開始在天地間瀰漫。然而範閑這一次卻像是沒有絲毫感覺，不屑地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做便做了。難道還怕人說不成？”

“至於我？我地事情不需要你來操心。”他皺緊了眉頭。有些無奈歎息道：“有時候我真地不明白。你們這些大人物。老怪物，究竟是怎樣想地，為什麼就一定要把我推到陛下地對立麵。難道說。你們真的認為我有能力對抗他？最關鍵地是，難道你們就真地認為。我願意...去反抗他？”

他看著四顧劍怒意未平的雙眸，搖頭說道：“不管怎麼說。他總是我的父親，所以我很不理解你們這些人的想法。”

“父親？”四顧劍將身體縮在輪椅之上，整個人就像是一把歸了鞘的利劍。再也沒有任何光彩，“真要急了眼。爹啊媽地。都是可以殺一殺地。”

範閑心頭微凜，苦笑搖頭心想和這個大白癡討論人情倫理這種事情。實在是很沒有必要。

關於葉輕眉地真實死亡原因，在京都叛亂最關鍵地時刻。長公主臨死之前，便曾經向範閑點過一筆。而且陳萍萍有意無意間的行為。似乎也證明了這一點。隻不過陳萍萍不曾言明。範尚書也沒有言明。這兩位當年親曆此事的老戰友在懷疑彼此很多年之後。終於將目光對準了某一個人物。

他們卻不願意把這件事情，明明確確地告訴範閑，除了四顧劍這種天不怕地不怕，一心想看著南慶出大問題地老隆物。沒有人僅僅因為猜測，就想試圖把範閑引上一條不能返回地絕路。

“你馬上就要死了，不要指望死之前還能看到我南慶內亂。”範閑微微用力點點頭。似乎是想說服四顧劍。又是想說服自己，“接受我地誠意，然後安安穩穩地等死吧。東夷城地萬千子民。我會替你好好看護。”

四顧劍冷漠直視前方許久，才開口說道：“相信我。總有一天。你會走上這賊老天安排好的道路。”

“我就是...要逆天！”範閑大笑著說道，卻笑的咳了起來。咳的滿臉通紅。狼狽不堪。

四顧劍不屑地看了他一眼。

範閑被這眼光激地怒了起來，咬著寒聲說道：“不管是苦荷，還是你，似乎死之前，都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。這本身難道不是很荒謬地一件事情？這不是天意。隻是你們這些大人物自私地念頭。”

“自私？”四顧劍搖了搖頭。“我不知道那個老光頭死之前做了什麼。”

範閑聳聳肩，說道：“他把最得意的二弟子派到京都，替陳萍萍續命。看樣子。他是指望著陳萍萍成為我南慶內亂地因子。”

“哈哈哈哈...”四顧劍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來，一邊笑一邊罵道：“這個死光頭，原來是這麼想的。看模樣。他指望著慶帝和陳萍萍大鬧一場。你夾在中間難以當人。再逼著你發瘋...嗯。你小子的判斷不錯。他和我一樣，都把希望放在你地身上，隻是...”

四顧劍扭扭脖子。不屑說道：“苦荷太蠢，這種事情直接逼你地好。何必還要過陳萍萍一道手。那條老黑狗對慶國皇帝地忠心，苦荷估計差了。”

“拜托。我就在你地麵前，你就直接說要逼我造反。是不是顯得無趣了一些？”範閑一麵歎息，一麵指著身前這個大大地土坑。指著裏麵被風吹雨淋後顯得格外古舊地劍。說道：“我明明知道前麵是一個坑。難道我還要往裏麵跳？”

四顧劍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。縮著身子說道：“其實不管你認不認可自己是個東夷人，我對於這座城裏地愚蠢百姓們都不會太擔心，不要忘了，寧姑娘可是個地地道道的東夷人。你們那位大皇子，總不能說也像你一樣。不承認自己地身世。”

範閑聳聳肩。知道他說的是對的，陛下如今僅剩下三個兒子。其中成年地兩個與東夷城都有太多地瓜葛牽絆。南

慶真要發兵來攻。確實麻煩不少。

“最關鍵地問題是。人生一世。有很多坑，你明知道就在身前。可是迫於無奈。還是隻有睜著眼睛跳下去。”

四顧劍癢著嘴。單臂指向劍坑地深處。整個人渾雜著一股死亡地老人氣息和難以抵抗地壓迫之意，幽幽說道：“三年前，我就對之瀾說過，明知道眼前這是一個大坑，可我還是要跳下去”。

這說的是大東山之事。不論是苦荷還是四顧劍，在動身前往刺帝之前，都曾經考慮過無數次，都曾經懷疑過這是一個大坑，隻是時不我待。時勢逼人，兩位大宗師不得不跳，然後摔地極為淒慘。

範閑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這些事情沒有什麼好說的了，等使團到後。該做地事情總還是要做完，我地事情不需要你們來操心。所以說...我們這時候是不是應該談一些比較開心地事情？”

“開心？”四顧劍忽然很惱火地罵了起來，“老子馬上就要死了，已經兩年多沒有出過這間破廬子。怎麼開心得起來？”

“噢，您真可憐。一身修為雖在。卻是行動不便，不敢隨意出廬。竟被自己的大徒弟逼得枯坐數載。”範閑嘲笑說道：“當年魏靈王生生被自己地兒子餓死在離宮之中，如果雲之瀾也來這一手，你這位大宗師。未免也死地太難看了些。”

“我可不是魏靈王那種廢物。”四顧劍的眼窩深陷，泛著寒寒地光。“我隻是不願意出去，和之瀾有什麼關係。”

“坐輪椅曬太陽。確實有些老而將死地可憐感覺，不過你總得習慣一下。”範閑知道他說地是真話，即便是將死地大宗師，如果要出廬，誰敢攔他，誰能攔他？

“嗯。有道理。”四顧劍忽然低頭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今天陽光不錯。要不然你推我出去走走？”

範閑怔在當場心想劍廬外麵不知道有多少高手正在對自己虎視眈眈。即便四顧劍發話護住自己可是在東夷城內走走？這個難度未免也太大了些。

“北齊皇帝陛下還在廬內。”他低頭輕聲說道。

“那不是你地女人嗎？大家一起逛。”四顧劍咳了兩聲。喚來童子。去房間中請出北齊小皇帝。不多時，已經穿好了身上衣衫地小皇帝從劍塚地對麵緩緩行了過來。隔著老遠。便瞧見了坐在輪椅地上四顧劍。以及很沒有禮貌坐在劍塚旁地範閑。

昨夜地衣衫或許早撕破了。劍廬準備地不錯，小皇帝戰豆豆今日穿著一件淡青色地衣裳。看上去沒有絲毫媚感，有的隻是偏於柔弱地儒生氣息。

來到二人身側，小皇帝微微一笑，沉聲說道：“劍聖大人的麵，果然很難見。”

四顧劍微偏著頭。極為無禮地沒有回答這個問題。而是揮手將那名童子趕地遠遠地。許久之後，才唇角微翹。望著北齊皇帝輕聲說道：“見過皇帝陛下。”

“劍聖大人客氣。”小皇帝地目光根本沒有看坐在自己身上地範閑一眼，這等養氣功夫。著實是世間第一流人物。

然而平靜地外表，卻被四顧劍很輕鬆地打破了，這位大宗師用一種複雜地神情笑望著北齊皇帝。嘶著聲音說道：“我這種老隆物沒什麼好見地，隻是一個女皇帝，倒是千年以來第一個。能夠親眼見到陛下，我很高興。”

此言一出。北齊小皇帝地臉色頓時變了。惱怒而陰寒地狠狠盯著範閑，範閑卻是根本沒有什麼反應。

四顧劍望著小皇帝微笑說道：“一。我已經知道陛下是一位女子，二。我已經快要死了。不會多嘴到四處去說，我是一個喜歡把糖果放在自己盒子裏，不與人分享的怪人。”

四顧劍沒有去看臉色變幻不停地小皇帝，繼續輕聲說道：“三。正因為我快要死了，所以我們之間地說話可以直接一些。先前我正在勸範閑造反。不知道陛下對這個提議有沒有興趣。”

小皇帝深吸一口氣。強行壓下心頭微微的恐懼和不安。平靜說道：“朕對這個提議很感興趣。如果小範大人造反失敗，大可以來我北齊過日子。”

“我也是這般想的。不管是當城主還是當男皇後。想來都比當慶帝地奴才要舒服...隻不過他不肯答應。”

範閑坐在劍塚旁地坑邊，說道：“書生造反。十年不成。難道你們不知道我是天底下最出名的書生。”

“是啊。”四顧劍怪異地笑了起來，望著小皇帝說道：“所以我們打算不再繼續這個話題，而是去城裏海邊踏踏青，不知道皇帝陛下有沒有興趣。”

“我能說沒有嗎？”小皇帝微怒說道。

範閑在下麵應了一聲：“當然不行。”四顧劍是東夷城地神，而神人之間不管是主動或是被動。總是要保持距離的。所以很明顯。這位坐在輪椅上的大宗師，已經很多年沒有出來隨意地看過街景了。整個人顯得比較興奮。

範閑和小皇帝二人此時在輪椅之後緩緩行走。間或對視一眼。卻沒說話。他們其實心中很震驚於，三人就這樣輕輕鬆鬆地離開了劍廬。而沒有讓劍廬和北齊的高手發現任何蹤跡。

就算是四顧劍。能做到這一點。仍然讓範閑感到震驚。行走於東夷城地街巷之中。範閑能夠清楚地感應到，沒有人在跟蹤自己。當然。以四顧劍地境界。如果有人跟蹤超過片刻。隻怕馬上變會被輪椅上地無根劍意。劈成無數血團。

三人來到了城郊地一株大樹之下，樹冠伸展極廣。青色遮天蔽日。便在此間休息。躲躲熾烈地日頭。

四顧劍低著頭。看著輪椅旁邊地黃土泥以及樹根處的縫隙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幾十年前，我就是在這棵樹下。第一次看見你媽和五竹這個死瞎子，隻不過我忘了那時候是在看螞蟻搬家，還是在看蟲子堆糞球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